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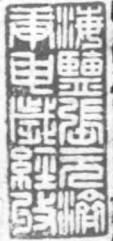


說苑卷第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大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  
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





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  
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  
僕庸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猶大匠之爲官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  
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  
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  
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人而欲有功譬其右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  
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無暴  
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隲朋管仲有無寧戚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真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虜  
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  
并異州揚威子鷄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也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  
無強楚之患故厲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  
不寐楚有子王得自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平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大宋襄公不用公子目  
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  
戎故共維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在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而親  
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不  
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  
真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  
憂行政二十二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  
北魯不勝其忠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故得曰



良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  
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  
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  
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  
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  
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  
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趨死而救之

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  
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  
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  
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  
蚤往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自  
存乎

郟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勝臣也湯立  
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



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季之豉  
寧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  
以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  
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  
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  
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  
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  
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  
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屬賸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  
寧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  
而登崖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是不違柔陰文  
王舉大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工之接也  
非必罌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慮之尾而知其  
大於鯉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



則百節知矣由北崔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匡黶之宮威三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朝果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  
保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死不葬為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  
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  
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  
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  
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  
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



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此走桓公無日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

丁箕子被段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約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云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云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遠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善仁義也將

謂桓公不儉乎與婦人同與馳於邑中非恭儉

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嫉者非清

潔也此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

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

豎刁且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

辱俱施日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問公且屋之士所下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主



皆至是。子所與同爨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  
牙子。斂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  
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若  
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  
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  
忠哉。讓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  
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  
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  
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  
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  
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  
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



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主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毋取拊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

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善  
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慙愿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  
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



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執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悛則天下賢士至者豈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也曰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蕩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  
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  
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  
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  
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令桓公在此則車下之  
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  
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  
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  
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容  
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  
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  
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  
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容千人者  
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



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騂騮騏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廣西施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  
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曰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實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過述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  
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糗不  
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楮  
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  
婦人搗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

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郟

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

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間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間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  
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  
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子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  
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父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君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不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穰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備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令將軍方吞一國之

櫟木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檀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騎士田穰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止卿旣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鄒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  
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  
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  
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  
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

齊相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相  
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相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使富相公賜之六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治相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相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相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相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  
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相公曰善



魯人攻鄭曾子辯於鄭君曰諸出寇罷而後復  
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  
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  
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子而曾子  
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聖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  
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  
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

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  
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士也吾臣之削  
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以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  
三逐事君五去聞君  
好士故走來見簡  
絕食而難蹠而行左

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威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



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法心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于子坐聞其以琴之聲應侯曰今日  
之琴一何張也賈于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  
悲耳為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  
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知一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勃然作色不悅曰先生

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  
也臣佐八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大區飯一壺酒三鰒  
魚祝曰蟹螺者宜未滂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  
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  
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車馬百乘與平諸  
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  
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  
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眚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  
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眚子將楚悉發  
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益王車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

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  
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眚子之為  
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  
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  
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  
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  
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鰌曰安  
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臣以  
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  
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  
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

之爲若不秉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  
位死而後止何回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  
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不肖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雖無一作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古真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默譙闕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子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 說苑卷第八

### 說苑卷第九

鴻嘉元年五月己亥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自也將欲以臣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怨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平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  
三諫曹君不聽而去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  
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  
治海二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  
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  
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三人者不亦可乎景公  
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  
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裯社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貧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已援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羈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曰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諸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亡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  
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  
屏鍾鼓除筵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  
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開曰請客入客曰臣  
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  
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  
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

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  
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  
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  
孟嘗君迷廵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  
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  
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  
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  
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釾自大吐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妾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子蕢陽宮一本作我陽下令曰敢以大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



客茅焦乃往。上謂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  
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目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目非畏死人也。走  
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七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羹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  
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  
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目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目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在侍  
之行。陛下不自知。郡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下車裂衣。假父有煇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賞陽宮有下孝之行徙蒺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厄解無嚮  
秦者目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不殿左手接之右子糜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  
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  
行迎太后賀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  
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  
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  
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友三  
月之糧者大目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  
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  
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  
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  
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



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曰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也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  
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  
伐孤竹刻今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  
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義王而朝者九  
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  
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肯太  
公之言而侵魯墮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  
非武也姪婦不離懷枉非文也凡爲不善通於  
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墮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亦人有過乎  
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率教幾有大罪以  
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  
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  
淮其地復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  
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  
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



子西駕安車四馬經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其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歸則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

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削陲為陵於荆臺未嘗有特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今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籥籥之矰以敗於宮邊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籥籥之矰敗於雲臺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答匍伏將答王王曰不穀免  
於祿託於諸位矣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  
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失王之  
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  
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  
此者一升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  
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從知

黃之狗折箇路之矧逐舟之姐務治乎荆燕國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  
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  
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  
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  
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  
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  
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



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  
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  
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  
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  
何笑對曰且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  
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且鄰家夫與妻俱  
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  
而去之且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善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  
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  
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且請爲君數之令知其  
罪不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景公正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知其安子睹齋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

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知其安子睹齋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

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而猶可以齊於諸侯乎

晏子對曰君無惡馬且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  
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  
直辭是君之福也故曰來慶請賞之明君之好  
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  
於是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簞簋者有人曰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  
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日得微有叛者乎  
君何為非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琴行歌而至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  
微此一日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



無偷樂之目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  
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  
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  
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夫種暉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  
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  
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日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  
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  
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䟽子胥之言其後四  
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衆以助吳而重賈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



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  
信用齧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  
其游辭爲許而貪齊璧擗石田無所用之盤庚  
曰古人有奠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  
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  
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  
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思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  
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  
起禍不難且且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  
子於鮑氏夫人且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  
王謀目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



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且辜慙為亂王顧反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  
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且殺長者乃告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  
後十餘年越龍宮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  
至於此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簡公曰曰常與宰予  
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 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  
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  
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照  
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  
國家之利也故不懼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沉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  
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  
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耳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  
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  
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玉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宜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棄之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于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維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  
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  
能用臣棄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銀  
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棄重死之危在  
上天之難此愚目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  
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色去揚  
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目未知標弓  
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不可  
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  
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目誠願大王  
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  
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  
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害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  
宋國賤目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



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日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也  
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  
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  
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  
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  
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恃父亂  
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  
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  
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  
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  
主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皇清





